

天 风 扇

● (台) 古龙



（臺灣）古龍著 中

天風扇

天

天天天

中国文学出版社
天天

天天

京)新登字 137 号

天 风 扇

〔台湾〕古龙 著

中国文学出版社

(北京百万庄路 24 号 邮政编码 100037)

书店首都发行所经销 长春市第六印刷厂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21.25 印张 467 千字

1993 年 12 月第一版 1994 年 6 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册

ISBN7—5071—0214—/I·186 定价: 13.80 (全三册)

目 录

① 美女淫妇	(1)	身术	(145)
② 猴脑化奇珠	(13)	⑭ 淫妇淫说法	(158)
③ 僧、道、姑、妃、 魔混杂	(25)	⑮ 万魔争雄	(171)
④ 洞中奸杀百人	(37)	⑯ 怒惩阴蛇妖	(184)
⑤ 人形狮犬	(49)	⑰ 俊男俏女	(194)
⑥ 老夫子让排 教	(62)	⑱ 你夺男我夺 女	(208)
⑦ 浪女高唐院	(73)	⑲ 少侠美女两 爱心	(219)
⑧ 美女、美酒“天 风百变”	(85)	⑳ 四姬妾被辱	(232)
⑨ 邪魔欲阻	(97)	㉑ 滴出的玉颜	(241)
⑩ 葛衣座主发淫 威	(110)	㉒ 白发醉老千 千计	(252)
⑪ 绿衣少女戏众 魔	(122)	㉓ 老仙少女双 移位	(265)
⑫ 猴山老人	(135)	㉔ 浩歌掌法	(276)
⑬ “藉物潜形”隐		㉕ 色胆色狼色 狂	

- | | | | | | |
|----|----------------|-------|----|--------------|-------|
| ②⑥ | 梅、兰、菊、
竹四淫娃 | (299) | ④② | 两大毒姑 | (477) |
| ②⑦ | 二女两情依 | (311) | ④③ | 天风扇神功 | (489) |
| ②⑧ | 美少、臭丫
头同居一室 | (323) | ④④ | 险中遇艳 | (504) |
| ②⑨ | 鬼穴 | (332) | ④⑤ | 红衣少女误
献身 | (515) |
| ③⑩ | 深山鬼气剑
光 | (344) | ④⑥ | 古墓见骷髅 | (526) |
| ③① | 活死人墓 | (356) | ④⑦ | 天风百变·
万错翁 | (537) |
| ③② | 人肉耳朵串 | (369) | ④⑧ | 少女自投虎
穴 | (548) |
| ③③ | 仙手神医 | (379) | ④⑨ | 妒火焚心 | (559) |
| ③④ | 毒妖七怪 | (392) | ⑤① | 鼎共人飞 | (571) |
| ③⑤ | 黑黑的双球
硬硬的棒 | (405) | ⑤② | 四海怪仙·
卧云叟 | (584) |
| ③⑥ | 黑红双魔活
吃少女 | (419) | ⑤③ | 蛇蝎心肠 | (596) |
| ③⑦ | 雷火之钉 | (429) | ⑤④ | 百毒不侵 | (606) |
| ③⑧ | 身杆合一 | (442) | ⑤⑤ | 混元大阵 | (617) |
| ③⑨ | 武林圣令 | (452) | ⑤⑥ | 南北凶斗 | (630) |
| ④⑩ | 红粉楼二人
之战 | (465) | | 统一丐帮 | (643) |
| | 独脚踹碑战 | | | 金鼎香玉同
有主 | (654) |

美女淫妇

“数年前也放狂，这几日全无况；闲中件件思，暗里般般。真个是不精不细丑行藏，怪不得没头没脑受灾殃；从今花底朝朝醉，人间事事忘。刚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了藉与康。”

漓江之秋，月明之夜。

江上游艇如鲫。

文昌门外，象鼻山那粗壮的“象鼻”，伸进滔滔的江水，像是永远喝不够似地痛饮漓江，这是一角偏僻之处，那庞大无比的“象影”，黑忽忽过半边江面；冷冷森森，与灯火辉煌的 upstream，截然分成两个世界。

（自从漓江闹过几回“水鬼”伤人之后，纵是白昼里，也没有人敢独自驾艇在这“象鼻”附近徘徊。

然而，今夜的二更天气，居然有一艘小艇逗留在“象影”之下。

艇上共有五人——两位船夫和三位乘客。

船头那船夫是一位二十四五岁的精壮汉子，他双手横举竹篙，凝神注视江面，威风凛凛地站着，似全神戒备那出没无常的“水鬼”——他致命的一击。

……放着一柄二尺多长护手

刀，目光也时刻向江面扫掠，当然也是防备水鬼突袭。

三位乘客全是儒装少年，除了一位年纪略小之外，另外二位都在二十岁上下。

年纪较大的少年歌声方罢，最幼的立即鼓掌喝采。

忽然，最幼少年眉头一皱，笑起来道：

“黄表哥忒也古怪，才过秋闱怎就唱出“雁儿落”夹着“得胜令”的调子来？”

另一位剑眉星目的佩剑少年哈哈笑道：

“文老弟不知你仲三表哥这番半败，所以难怪。”

文姓少年似是惑然不解道：

“考举人，要么考上，要么就考不上，怎样叫半胜半败？这个小弟不懂。”

黄仲三急忙抢先道：

“林兄，莫教小鬼头知道了。”

姓文的少年“噗”一声笑道：

“表哥若不着急，我果然是不知道，这一着急，可瞒不过我了。”

佩剑少年以诧异的目光看他一眼，徐徐颌首道：

“文老弟若是真的知道，何妨一说。”

文姓少年摇摇头，神秘地微笑道：

“表哥得先找个地缝来钻，我才可以开口。”

黄仲三微觉脸皮发热，哼了一声道：

“亦扬，你敢胡说八道，谁要钻什么地缝，还不赶快唱支曲子或讲个笑话，我看你又打瞌睡”

“不赖，不赖。”被

“但是，方才拈阄排定你唱过之后，该轮到敏之哥舞剑，最后才轮到我。”

佩剑少年含笑道：

“话是不差，但我这剑随时可舞，万一那水鬼突然出现，曲子就会被扰得没法唱了，所以还是由你先唱一曲来佐酒为妙。”

文亦扬想了一想，笑道：“唱就唱，你们可别笑我。”

“别噜苏了！”黄仲三轻敲桌面，击起节拍。

一个音韵铿锵的歌声由文亦扬口中吐出，划破寂寞的夜空，清风徐来，鱼暇欢跃，只听他唱道：

“一拳打脱凤凰笼，两脚蹬开虎豹丛，单身撞出麒麟洞。望东华人乱拥，紫罗老尽英雄，参详破邯郸一梦；叹息杀商山四翁，思量起华岳三峰，掉臂淮南，回首关中。红雨催诗，青春作伴，黄卷填胸。骑一个蹇馿儿、南村北陇，过几处古庄儿、汉阙秦宫，酒盏才空，鼾睡方浓；学得陈搏，笑杀石崇。”

佩剑少年林敏之大为激赏，忽又哑然一笑道：

歌罢，连那两名船夫都忍不住齐声喝采。

“原来文老弟已练成极高的气功，小兄竟看走眼了。”

此话一出，黄仲三不由得怀疑地瞧他表弟一眼。

文亦扬失笑道：

“敏之哥这番才真正看走眼了，我几时学过什么气功来？”

林敏之摇摇头道：

“歌声铿然金玉，气劲汹涌如江河，响遏行云，绕峰三匝，说不

有谁相信？”

般由上游疾驶而到。划桨的是一

位中年船娘，另有一位十六七岁绿裳劲装少女站在船头。当小舟掠过他们左近的瞬间，但闻少女轻“呸”一声道：

我道是什么高人雅士，原来是个唱戏的。”

这小舟驶得太快，两句话刚说完，已穿过下游的“象鼻”水洞，旋即消逝。

文亦扬低头轻笑道：

“这就难了。——敏之哥说我懂得气功，那姑娘又把我看成唱戏的。——教我做哪一行是好？”

“唱戏好！”水洞那边传来一声少女的娇笑。

女亦扬怔了一下，随又愕然地道：

“怪啦。我说话这么低声，她还能够听到？”

林敏之笑道：

“文老弟不必再装假了，你方才唱曲时的噪音，用的是丹田真气；在内功方面的成就，还在那姑娘和我林敏之之上，是唱戏的人做得到的？”

黄仲三摇晃着脑袋，儒巾像两把扇子拂得两侧生风，慢吞吞道：

“你们是英雄识英雄，就瞒过我这门外汉。文表弟，我听说你终日躲在书堆里面做书虫，几时又练了武艺，快说。”

“你听他胡扯哩。”说着忽然目光一凝，诧然道：

“又有船来了。”

林黄二少年回头向上游看去，林敏之不由得“噫”了一声道：

“两艘。……呀，不好！这毒妇怎他一发现
左首那艘艇上坐着一位红衣艳妇 且桨

船夫挥手道：“快把船移往江心！”

黄仲三是个道道地地的书生，不知道江湖中事，闻言微笑道：

“谁是毒妇？”

林敏之压低嗓音道：

“那穿红衣的少妇就是。她是袁州磁山铁杖婆的得意门下。姓冉，名鸣瑛，绰号闹杨花，淫……”

他才说到“淫”字，文亦扬忽然振声唱道：

“远害全身，清风万古。堪羨范蠡归湖，不求玉常挂金鱼，甘分向烟波作钓徒。绝尘世，远世俗，扁舟独驾水云居。嗟尘世，人斗取，蜗名蝇利待何如？”

林敏之见他好端端振声高歌，打断自己的话头，心中不解，再向那边船上一瞥，遥见闹杨花冉鸣瑛正目光灼灼望着这边，这才明白所以，若非这一曲高歌，必被对方把下文听去，惹出大麻烦来。因此觉得文亦扬机警胜人一筹，不禁望着他会心一笑。

然而，文亦扬引吭高唱，浑如不觉。一曲唱罢，回头笑道：

“游春不觉金乌坠，乘兴还随玉笋。玉颓山醉似泥，还是回去了罢。”

“小兄弟，现下不到三”

一个娇嫩异常的声音

知却是淫妇齐文姜由鬼国飘来？

文亦扬秀眉一皱，鼻子里冷哼一声，坐回原位。

哪知闹杨花冉鸣瑛见没有答腔，竟轻身一跃，由相距丈余的艇上飘了过来，“噗”一声笑道：

“哎呀！你们跟谁赌气了，怎么不说话啦？”

林敏之微微作色道：

“冉姑娘，请你庄重些，须知彼此之间并不相识。”

冉鸣瑛转向他冷眼一瞥，含笑道：

“这位少侠贵姓？”

“林敏之！”

“啊！原来是连环剑林少侠，小姐姐失礼了。”

文亦扬见这淫妇一上来就自居“姐姐”，不觉笑了一笑。

冉鸣瑛真个打蛇随棍上，一点也不肯放松，艳脸一斜，转口问道：

“小兄弟，你叫什么名字？”

“讨厌！”文亦扬把俊脸拧向别处，同时冷声道：

“谁和你称兄道弟？”

霎来艇上发出一声豪笑，随闻一个苍劲的

风珠’，也不虚行。马老夫子，世
着刺的么？”

倒！

冉鸣琰听邻船上一唱一和地嘲她，艳脸微带怒容，恨声
道：

“衡山这对老惹厌也来了。哼，凭你们也配夺什么定风珠？
……”她独自喃喃了几句，见船舷上还有空处，索性坐了
下来，水汪汪的眼睛向三少年一掠，随即停在文亦扬的俊脸上，
笑哈哈道：

“小兄弟，你们也是为‘定风珠’才来的吧？”

文亦扬冷冷道：

“谁要什么定风珠？关你甚么事？”

冉鸣琰脸色微沉，看样子就要发作。然而，她在狠狠瞪
了文亦扬一眼之后，却又忽然长叹一声，跃回原船，飘来一
句：“日后见人心，鸣琰今天就让你强了去罢。”

文亦扬见她没头没脑这么一句，不禁有点茫然。

黄仲三眼见人家一步就跨出丈余，小艇动都不动一下，只
惊得脸色有点苍白，待冉鸣琰一走，这才吐出一口气道：

“这淫妇的武艺好高，我真担心她把表弟掳去。”

林敏之微笑道：

“我们全仗了文老弟的福，否则她决不会轻易就走的，怕
只怕她日后还不肯放手。”

黄仲三瞧他表弟一眼，点点头道：

“这原是因果相承，要没有表弟在此，也许她就不会来
哩？”

林敏之摇摇头道：

“你不知道，这淫妇没有男人过不了夜，即使没有文老弟
在，她也会退而求其次。仲三兄这副英俊的脸孔，当然

.....”

黄仲三急得连连摇手道：

“我不会武艺，她找的是你。”

文亦扬搭讪着笑道：

“可惜她已走了，否则林兄尽管替我表哥作伐。”

黄仲三叫起来道：

“好哇，你这小鬼头也打趣起我来了，我立刻去找她回来，好吃你一杯媒人酒。”

这三位少年互相笑谑未已，游弋在十几丈外的那艘小艇，忽又传来衡山二老一阵朗笑。

文亦扬恐怕二老帮着黄仲三笑他，赶忙先发制人，朗声道：

“二老若肯替我表兄作伐……”

黄仲三不料这表弟竟向别人请援，急得叱起一声：

“你别胡闹！”

马老夫子那沙哑的嗓子咯咯怪笑道：

“小伙子，作伐下面怎就没下文了？”

另一苍劲口音笑道：

“这就叫做过河拆桥嘛！”

林敏之忙道：

“二位前辈何不一施一苇渡江，驾临敝艇喝两杯水酒？”

苍劲口音带着笑声道：

“云台哪假老道果然厉害，连他的徒儿都会占人便宜，一杯水酒就打算骗你的孙女儿，马老夫子你栽到家了。”

马老夫子也笑道：

“我的孙女儿早有人家了，敢情他骗的是你孙女儿。”

“我哪有孙女？”

“那边来的不是？”

林敏之知道二老互相笑谑定有缘因，俊目一扫，果见相距二三十丈的一艘大船上忽然亮起灯火，光影之下，一位年华双十的瓦人端坐椅上，两旁分立侍婢二名，容光四射，美艳无伦，不禁失惊道：

“她怎么也来了？”

黄仲三诧道：

“那伙好像是……”

林敏之急忙拦住他的话头，轻说一声：“你别胡说。”话方落，象鼻山上忽传来一声长笑。

笑声气劲浑宏已极，就如一阵狂风扫过长空，顿使江水生波，风云变色，黄仲三惊得赶忙掩耳。

林敏之也脸色大变，向坐在对面的文亦扬看去，只见他正若无其事地端起酒杯，从容不迫地浅饮一口，忙低声道：

“老弟，你到底懂不懂武艺，说出来也好有个商议。”

文亦扬放下酒杯，用筷头沾酒在小桌面上写了一个“懂”字。

黄仲三无限惊奇地道：

“表弟你懂？……”

文亦扬擦去桌上的酒渍，笑道：

“连打架都不懂么？”

说着，用手指指船下。林敏之虽仅二十来岁，却是武林健者云台居士的得意门人，已在江湖上闯出一个“连环剑”的

名头，一见文亦扬的表情和动作，立即心头明白，当下重重一顿船板，喝一声：

“谁躲在船底下，还不赶快出来。”

文亦扬轻笑一声道：

“敏之哥你这一顿脚，怕不已把人吓走了？”

黄仲三诧道：

“真个走了么？”

文亦扬点点头，遥指水面射向“象鼻”水洞的一条浪线，微笑道：

“我猜这是刚才那骂我们唱戏的绿衣姑娘，不然没有这般快法。敏之哥，你该说那大船上一伙女的来历了。”

林敏之向那大船上扫瞥一眼，沉吟道：

“若我猜的不错当中那姑娘应该是幽兰妃子的门人，叫什么名字，我不知道了。”

他这几句话说完，那丽人也轻绽朱唇，向笑声之处，吐出珠玉般的声音道：

“沁水幽兰弟子俞绿蕙奉命晋谒猴山前辈。”

山顶上笑声一收，接着是琅琅的语音道：

“俞姑娘请上山来商议吧。”

俞绿蕙道：

“晚辈就在江面上等候那孽畜，事后再登门拜见前辈，可以吗？”

山顶上说话的人，敢情就是“猴山前辈”，又琅琅笑道：

“俞姑娘请莫推辞。这里已有六大门派的来客，请上来商如何协力对付那孽畜的大计。”

“既是如此，晚辈从命。”俞绿蕙轻挥玉臂，船娘鼓桨如雷，那灯火辉煌的大船，在顷刻间便穿过了水洞。

文亦扬悄悄道：

“敏之哥，你要不要也报个姓名，也好被邀上山商议去。”

林敏之摇摇头道：

“我当初只道是寻常的水猴子伤人，才抱着为人除害的心意，邀你二位来看看，哪知这事竟然轰动武林，又有猴山老人主持其事，我们索性看个热闹也好。”

黄仲三诧道：

“猴山就在城西不远，不曾听说有什么老人。”

林敏之笑应：

“你不是武林中人，自然不会知道。说起这猴山老人，大有名，武学自成一家，三十年前在衡山武林论艺大会上一举成名，后因与排教结怨，才往北方游历；但他一到北方，竟又和黄河一带的丐帮，龙船帮结了怨，只好回来猴山隐居。家师云台居士向不服人，但对这位老人的武学却也推崇备至，只因深知此老闭门谢客，不喜人去扰他清修，故未命我前去拜谒，如今既有他老人家在此主持，各门派的人又聚会在象鼻山上，那小小一个水猴还能逃得出掌握么？”

文亦扬秀眉紧皱，一片迷惘之色，道：

“这样说来，猴山老人该是个好人才对了。”

林敏之愕然道：

“你难道认为他是坏人？”

文亦扬沉吟道：

“这很难说，由他方才的笑声听来，厉而不壮，隐隐中似

含有极深的阴森意味，若是好人，不该如此。”

黄仲三点点头道：

“表弟说得有几分道理，我一听那笑声，就像被一枝利锥猛扎心头，不由得迅速掩耳。”

林敏之皱起剑眉道：

“我一听笑声，也仿佛与黄兄同感，只道是对方气功深厚所致，再加被那俞姑娘一声‘猴山前辈’唬住了，所以未曾留意。不过，猴山老人确是好人，除非山顶上那人并不是他。”